

● 西方高科技惊险小说 丛书

A Cure by death 殒药

(美) Brian Dorner 著 张可平 译



百家出版社

殒药

〔美〕 Brian Dorner / 布里安·多纳 著
张可平 译

百家出版社

版 权 声 明

A cure by Death
Copyright © Brian Borne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Baiji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ris Literary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社享有本书中文专有版权 侵权必究
合同登记号：图字 09-1999-3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殒药 / (美) 布里安 (Brian D.) 著; 张可平译.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2.4

(西方高科技惊险小说丛书 / 黄祿善主编)

ISBN 7-80656-549-3

I. 殒... II. ①布...②张... III. 惊险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 018141 号

丛 书 名 西方高科技惊险小说

书 名 殒药

作 者 [美] 布里安·多纳

译 者 张可平

特约编辑 田晓

封面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上海天钥桥路180弄2号)

印 刷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x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 页 2

字 数 230000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80656-549-3 · I · 25

定 价 24.00 元

前言

高科技惊险小说是西方 20 世纪末期诞生的一类新型通俗小说。这类小说在英、美等国非常流行,其销售量一度独占鳌头,超过所有传统类型的通俗小说。其他国家的出版社也对这类小说十分看好,往往不等它印制上市,便购买版权,译成本国文字出版。现时摆在读者面前的《塞卜洛兹病毒》、《网中网》、《殒药》、《魔医》、《融》五部中文版高科技惊险小说,也是根据英文手稿翻译的。

人们不禁要问:何谓高科技惊险小说?它为何如此受欢迎?

1984 年,美国一家以出版严肃小说著称的出版社出版了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的处女作《猎杀红色十月》(The Hunt for Red October)。令这家出版社吃惊的是,原先并不看好的这本小说,居然是一本非常畅销的书。一连数月,它荣登畅销书榜首。报纸、电台、电视台一片叫好声。捧场者不仅有文论家、记者、编辑,还有部队官兵、政府公务员、议员和前总统。接踵而来的是汤姆·克兰西本人以及其他作家的同类作品问世。这些作品的特色是如此鲜明,以至于人们觉得有必要冠以一个崭新的名称。1988 年,《纽约时报》的帕特里克·安德森(Patrick Anderson)在



评论汤姆·克兰西的作品时首次提出了“科技惊险小说”(Techothriller)的概念。同年,《新闻周刊》(Newsweek)的埃文·托马斯(Evan Thomas)也载文称赞汤姆·克兰西是“科技惊险小说的创始者”。从此,“科技惊险小说”这个名称就流传开来。以后,人们又在这个名称前面加上一个“高”字,即“高科技惊险小说”(High-technical Thriller)。

应当说,“高科技惊险小说”这个名称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这类小说的特征。首先,它是惊险小说。惊险小说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泛指一切以惊险情节取胜的通俗小说,如冒险小说、侦探小说、间谍小说、恐怖小说,等等。所谓惊险情节,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内容新颖,凡用以创作的素材都必须是新颖的。其二是场景危险。作者必须围绕着主人公的命运,尤其是主人公生死存亡的命运,创造场面凶险的情景。高科技惊险小说完全具备这两个要素。它的内容多半与新奇的事件有关。大至全球性的政治阴谋、战争黑幕,小至个人圈内的暴力行为、精神恐惧,五花八门,无所不有。而且这些新奇事件的场景编排也十分凶险。一桩桩突如其来,如来的陷害和谋杀,一次次腥风血雨的大逃亡,一场场血与火的激烈较量,读来惊心动魄,极感刺激。总之,在情节的惊险方面,高科技惊险小说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一类惊险小说。

其次,高科技惊险小说拥有现代高科技背景。这是高科技惊险小说的根本特征,也是这类小说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类惊险小说的标志。高科技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诞生的高新技术,如宇宙航行、导弹发射、海洋探测、微波通讯、生物工程,等等。毋庸置疑,这些代表现代社会文明的高新技术对于广大读者是新奇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有一种神秘感。读者渴望了解核导弹、核潜艇,了解电脑病毒、DNA,了解这些领域的鲜为人知的



一切。当然,作者不会一味地机械照搬科学理论,为了增强故事的新奇感和神秘色彩,往往要加以适度想象。这种想象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尽管读者已经意识到里面含有夸张的成分,但决不会感到荒谬绝伦,决不会感到置身于虚无缥缈的世界。正因为这一点,高科技惊险小说不同于科幻小说。后者的科学想象虽然也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但存在一个游离于现实的第二世界。

这次推出的五本中文版高科技惊险小说,无论是在故事的惊险程度还是在高科技神秘色彩方面,均称佳作。如《塞卜洛兹病毒》,述说一桩关系到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计算机犯罪,极富新奇性。故事一开始就描述正在电脑屏幕前工作的摩根突发癫痫死亡,读者的心一下子被提了起来。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展开,读者的疑窦丛生:先是一个神秘的女人在摩根的墓前拍照,继而各地反馈信息,超级模特、青年学生、日本某微软公司总裁都以摩根相同的情形死亡……终于读者看到,这是一种名叫塞卜洛兹的电脑病毒所致,凶犯系一名阴险狠毒的“电脑狂人”。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次又一次陷入一桩桩谋杀事件中。正是在这一连串的几乎令人喘不过气的惊险氛围中,读者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刺激。又如《魔医》,以美国高分子化学领域的经济犯罪、精神变态、国际阴谋等为题材,无疑能激起读者的极大好奇心。而且在故事的编排上也险象环生。德克萨斯州某著名医院有三名精神病病人突然自残死亡。所有的疑点指向一位年轻的精神病医生,他不久前发明的一种据说能消除人的暴力的新药经有关部门批准进入临床使用。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变态的精神病医生居然和中央情报局有联系……其他三部高科技惊险小说《网中网》、《殒药》、《融》,或述说以激光应用为背景的一个国际大阴



谋,或述说核工业领域发生的悲壮的爱与恨的故事,或述说高分子化学制造业的经济犯罪和生死逃亡,读来无不令人心颤,激动不已。需要补充的是,小说《融》的原书名为“熔毁”,为核工业中专业技术名词,作为书名稍嫌生硬,现将其译为“融”,较有诗意,并同作品的主题及末尾主人公的表白相吻合。

我期待着能读到更多的西方高科技惊险小说精品,也期待着能读到中国自己的优秀的高科技惊险小说。

上海大学外国通俗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黄禄善教授



一、灾祸将至

黛尔菲突然使劲咳嗽,咳得身子都弯了,3天来,她一直像这样一阵阵地咳嗽,不过还没有咳出过这么多的血。自从阵咳开始以来,一咳就停不下来,没啥办法,只有咳到精疲力竭,咳得她心里发怵。

杰罗姆在另一间屋里翻箱倒柜,他能听到他母亲在厨房里咳嗽。昏暗的公寓并不宽敞,公寓内发出轻微的声响。他抓过一小瓶强效纯可卡因,舀出一点自用,他需要注射毒品痛快一番,这个同性恋者只有到死才会忘记毒品,他又是吸毒又是搞同性恋,这条命长不了。他把放毒品的盒子踢回床下,然后用9毫米口径的手枪射了一梭子,再把农用刀具跟用过的子弹放在一起。这小子不是警察,不会穿防弹衣。听到子弹咔哒陷入弹盒,他心里就感到快慰。母亲连续不断地咳嗽声掩过了装弹声。他回头看看,这神情就好像他的视线能穿透房门似的。她阵咳有一星期



了,没有好转的迹象。

他从床上站立起来,发达的肌肉一伸一缩;他踱步走出屋子,把脚下的垃圾也踢到了走廊里;他皱起鼻子,从肮脏的浴室散发出来的恶臭令他反感。

他能看见母亲在厨房里拱着身体咳得摇摇晃晃。他摇摇头,他知道她想去看病,因为她老是咳个不停都咳得支撑不住了。如果她愿意花他的钱,立马就可以去就诊,然而儿子的钱是“肮脏的”,她有股子傲气让人受不了,她不愿碰这脏钱。

他猛然推开母亲与他妹妹合用的房间门,疏疏落落的垃圾就像屋里其他东西一样覆盖在地上。黛尔菲的房间曾经是他们家最后的净地,但是自从她上星期得病以来,这间屋也就任由污泥浊水渗透进来了。

她妹妹半裸着身子,昏昏沉沉,对开门声毫无反应。她躺在肮脏的床垫上,身边有一根空的注射器。

“婊子!”他大声骂道。

她抱怨几声,侧过身去。

他尖刻地挖苦她,辱骂她。她睁开眼睛,但是她眼皮下垂,两人的目光没有相碰。她有气无力地朝他微微笑了笑,然后动了动嘴唇,摸了摸手指。挖苦与侮辱并没有使她感到不好受。

“天哪,是你。”她含糊的话语中夹杂着嗟气。

“那玩意儿不会是我的吧。”他指着她身边的注射器说。

她慢慢摇了摇头,好像摇这几下也够累的。“不是你的,是换来的。”说这话时她边微笑边揉胸,还挺诱人的。

“今晚还卖淫吗?”他问。

“嗯、嗯。”她点点头,咕哝两声。她又说:“我头昏脑胀的时候别来斥责我,受惩罚总是难过的。”她还没讲完他已经出了门。她叹了口气,翻了个身,睡着了。



杰罗姆拉下帽子，戴牢，然后大摇大摆朝前面那间屋子走去，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他说自己“又坏又脏”。他的宽松裤没有系牢，挂在腰间，鲜红的平脚短裤比其它裤子要高出3英寸。不过他一踏进厨房就变了样。

黛尔菲走到餐桌边，又咳了一阵。她手里拿着一团克里内克斯牌的棉纸巾，好像她无意之中把倒霉事全攥在了手里。她从鼻子与嘴巴里喷出了粉红色的液体——时间令杰罗姆不知所措，喷得满手都是，洒在地上就成了一小滴一小滴的血斑。

他惊愕地凝望着她，他曾经目睹到有人倒在枪口下，但是倒下的决非是自己的母亲，他也从来没见过眼前的情景。他扯掉帽子，蹲伏在母亲身边，温柔地搂住她的双肩。

“妈，你没啥吧？”尽管他知道这话问得傻乎乎。

她想说话，想告诉他咳嗽没什么大不了的，想说咳嗽会停的，但是气喘得很急，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得连连摇头。她大口喘息，好像房间里的氧气都被抽光了，无论怎么吸都吸不进。“妹妹！……妹妹！”他大喊，可没有回答。“这个蠢货，真该死！”他无可奈何，只得离开母亲，去拨电话911，铃声响过6遍才有人接。

“哪位？有急症病人？”从对面传来疲倦的话语。

“我妈在咳嗽，好像喘不过气来了。她喷出的唾沫是粉红色的，有点像彩色洗碟皂。喷得满厨房都是，这里有倒霉事要你们来收拾！”他在电话里讲得很急，有一半讲得语无伦次。

接电话的调派员只对他的话只理解了一半，另一半没领会，调派员听到的就是“咳嗽”与“粉红色唾沫”，这两句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你们住在圣菲东部647地区，14—b号对吗？”调派员看了一眼电脑屏幕后问。

“是的。”他感到惊讶。



“救护车已经去你们那儿了。”调派员说完又问：“你知道CPR吗？”

“不知道，没人告诉我那种乱七八糟的事。”他轻蔑地答道。

“噢……好，让她侧睡，那样就不会窒息。”调派员用同样的语气解释。“如果你不知道CPR，那么你这个可怜的傻瓜能做的就是这些了。”

“救护车什么时候到？”他追问，他克制住冲动，让调派员把话说下去。

调派员又看了一眼电脑回答道：“10分钟以内到。”

“救护车到达之前我不离开她，我会再打电话的。”

他挂断电话后就像一只发了疯的蟑螂，围着母亲身后转个不停，最后他鼓起勇气，轻轻地扶住她的背，他吓得几乎不敢动手，因为他怕她虚弱的身体碰不起。“您侧身躺着，以防窒息。”他说得挺温柔，没有粗声粗气。

他平缓地把母亲放在厨房地面上，她虚弱得连表示反对的力气都没有，她所需要的仅仅是多吸进点空气，呼与吸平衡才行。他焦急不安，绕着房间走来走去；他从母亲身边飞奔到厨房的窗户，看看救护车来了没有。毒品和手枪他都有，可帮不了她。他心烦意乱地来到街上，就像变童一样无能为力。他在厨房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母亲心里感到非常不安，来到屋外也丝毫没有减轻不安。

他妹妹打开卧室的门，没精打采地倚在门框上。“妈妈像是病了。”毒品一发作，她说起话来便慢吞吞的，含糊不清。

“别胡说。”他说这话时瞧都没瞧她。

她朝母亲看了一会儿，迷迷糊糊、如同在梦中一般。她看到了地上的血，看到了咳嗽的母亲，不过她对眼前的情况还没有反应过来，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是美好的，起码还算将就得过去，她



恍恍惚惚走进浴室，关上门。

杰罗姆看着她无动于衷地关上了浴室的门，似乎母亲生命垂危对于这个做女儿的就如同每天的天气预报那样无关紧要。他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想冲进浴室把她打得头破血流。

杰罗姆跪在母亲身边，她的身体在颤抖，他绝望地绞扭双手，干着急，心里憋得火冒三丈。他的肌肉一紧一松，好似风箱吹起的烈火。他感到很紧张，见到什么就想抡起拳头狠狠砸去，让越来越强的失望感得以发泄。他把拳头捏得紧紧的，掌指关节的皮色都变白了，他在半空中挥舞双手。医务辅助人员冲进屋时他赶紧退让，把厨柜撞了一道裂口。

黛尔菲的咳嗽已不再打搅家人，她咳不动了，咳声越来越轻，成了短促而频繁的干咳，令人同情。她作了一次深呼吸，但是仅仅起到不断气的作用；她的颈部肌肉明显凸出，颈部肌肉要使得感受性迟钝的肺能吸入空气，但是靠自身呼吸满足不了她对空气的渴求。她越加虚弱，渐渐飘向死亡，连恐惧都没了；她躺在地上喘息，随着每一口气的慢慢呼出，她也悄悄朝生命的尽头走去。

医务辅助员朝黛尔菲瞥了一眼就立即动手了。有一个辅助员是个毛头小子，顶多22岁，他手指抽动，红色的毛发闪着汗颜，他颇为紧张。另一个年纪比他大，具体多少岁数猜不大出，他的脸上深深地印刻着皱纹，表明他已饱经风霜，不过他的眼睛如同少年人一般炯炯有神，他的搭档战战兢兢，而他却从容不迫，自个儿大胆地干了起来。年长的叫罗伯特。

“她这样子有多久了？”罗伯特咂咂嘴问。

“你想我会去记住几点几分出现的症状吗？”杰罗姆立刻反问，他终于要找茬儿出气了。

“真该狠狠骂你一顿。”罗伯特边给黛尔菲测脉搏边说。



“大概10分钟。”杰罗姆回答。他又问道：“我能做点什么吗？”他非常需要为母亲做点什么，这样心里才会好受些。

“她心动过速，来一针静脉注射，我要用氧气袋。”罗伯特边说边摇头表示什么都不需要杰罗姆做。

两名辅助员动作很协调。罗伯特既娴熟又稳当，尽管救人性命这一日常工作枯燥乏味，但是有一丝希望他就要救下去；红毛小子紧张地拿出一根又粗又长的针管，准备在黛尔菲的手臂上作静脉注射。

“嗨，做啥？”杰罗姆询问。

“先生，请往后退，要救她一命该用的办法还得用。”罗伯特明确说明。

杰罗姆退到墙边看着，让他靠边是对的，他最好是别看，他知道自己什么忙也帮不上。

“她有过敏药物吗？”罗伯特问。

杰罗姆摇摇头，据他所知没有。

看到红毛小子把针插入黛尔菲的手臂，杰罗姆蜷缩了起来，这针没插入静脉，得重来。杰罗姆是出售毒品注射剂的，静脉注射他见得太多了，不过看到为自己的母亲注射他受不了。

“我要开始输氧了。噢，要两袋100%的氧气，她呼吸有困难。”罗伯特边说边打开面罩迅速戴在她嘴上，灰色的橡胶氧气袋与面罩连接好后就能开始供氧，他把氧气挤进她的肺部。

“我来做点什么吧。”红毛小子说。

“使用氧气袋她还没有适应，给她用阿提万”罗伯特吩咐。

“她的嘴唇稍微有点光泽了，脉搏降到1-10。”红毛小子边说边准备注射。

“好，我们送她走吧。”

“你们送她上哪儿？”杰罗姆问。



“东吉纳罗的急诊室已经挤不进去了,我们应该送她去圣玛丽。”红毛小子怪声怪气地说,他说得很快,吐字不清,听不大清楚。

“放屁!”杰罗姆骂道。“把她送到东吉纳罗去。”

“那里的医生不会收治的。”罗伯特用肯定的口气解释。“他们甚至会连门都不让我们进。那就在东吉纳罗见吧。”他不打算让杰罗姆跟他们一起去,杰罗姆变化无常。

这两名医务人员轻轻地把她放在担架上,立即抬起来,快步走出屋。杰罗姆看着他俩在悄无声息中用车把她送走,他觉得遇上了一场旋风,这场旋风偷偷刮走了他的母亲,把他当作废弃的垃圾扔在后面。他能做什么呢?他无能为力。

他头晕目眩地回到卧室,抓起派克大衣,把一支9毫米口径的手枪塞进大衣口袋,放在那儿掏起来方便。他再一次怒火中烧,不过这次是冲着母亲的事。事情还在继续,而且事关重大,纵然他母亲送进了医院他也得追着去。

他从地上拾起帽子,重重地拍掉灰尘,戴上后用力往下拉拉紧。他的精神立刻又振作了起来,神气活现地漫步走出公寓,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对此事他无论感受如何都不会告诉街坊四邻。

史密斯医生从急诊室的扩音器里听到病员送来的消息:“估计再过10分钟有位呼吸即将停止的病人到达。”他对着桌子低下头抱怨了几句,那天晚上真把他忙坏了,每隔10分钟就会有重病人送进急诊室,东吉纳罗医院“满员”了,自然,忙碌才会有生意,东吉纳罗要是没有人头攒动的情况那倒是不妙了,所有医务人员都得坐冷板凳。

“轮到下一个孩子。”乔迪边俏皮地学着史密斯的话边走到



他身后揉揉他的背。她一条手臂搭在他肩上，在他耳朵里悄悄地
说：“快解脱了，只要再过6个小时你就要下班了。”她说这话的用
意是想让他不要烦躁，在过去的4个月里，她一直在安抚他，但是
她开始感到疑惑，他长期失眠并没让他丧失性欲。

“啊哟，”史密斯悲叹。他转眼去看她，又拿起咖啡杯，里面空
了。

他坐在圈椅子里转了转，随后又面对乔迪。他的眼睛由于过
度疲劳而黯然无神。剩下的6个小时他肯定无法精神饱满地工作
到下班，昨天他上班时间全部候诊。还有6个小时甚至比36个小
时不睡都难受。

“你能再给我一杯工作咖啡吗？”他问她。

“当然。”她高兴地回答。“挺着吧。”她说完蹦蹦跳跳去拿咖
啡。

他看着她出去，希望她能把她活力带一些给他，至少借一
些。8小时轮班是件好事，符合人道主义。她是他所认识的最好的
护士，一些年长的护士对不检点的事防微杜渐，如同对待兽栏里
的雄兽一般，丝毫都不能碰，尽管他推断出乔迪有别有用心。他
低下头，过了没多久乔迪用肘在他肩上轻轻推了推。

“这是你的咖啡。他们接到一个呼吸停止的病人。”乔迪说。

“噢。”他吃了一惊。“我得过去，任何事情都不能出格，对
吗？”他问。

“你只能出去大概10分钟，我想，我得让你睡觉。”

“谢谢。”他温和地说。“不过，看这样的病人总得花不少的时
间。”

史密斯医生揉了揉眼睛，伸了伸懒腰。抢救的事一搭上手，
10分钟是罢不了手的。他觉得好像自己有18个小时没有睡觉似
的，现在要不是干得精疲力竭，要不是遇上诸如石头砸在他身上



之类的事,就有可能再玩命抢救他人20分钟。到了这个时候他希望咖啡因能在体内起作用。

“这个病人的情况你知道吗?”史密斯问道。

“不知道,就知道这是名42岁的黑人妇女,呼吸停止了,肺部水肿,他们送来的时候用上了氧气袋。”

“把她放在病人看护处,叫人把装有插管的托盘拿来。”

“好的。”乔迪说。

她急忙要走,他抓住她的手臂,“谢谢你,乔迪,我十分感激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她露出了微笑,“我乐意做,也许改天你可以谢我……”这句话讲到后面声音轻了下来,含糊不清。

史密斯看着她离去,回味她随意说出的话中含意,他耳边响起“谢我”二字,谢我二字是什么意思?他心里忖度着。他对女人的话一点都不敏感,他立马从医学角度来理解这两个字:女人的心难以捉摸。他从医学院毕业之前就遇着有人对他明送秋波——公然吻了他。他又想到了插管的事,他认为肯定一切准备就绪,他仍然在捉摸“谢我”二字的含意。当辅助员冲进急诊室的时候,他朝病人看了看,他不得不把“谢我”二字放到以后去捉摸。

“嗨,罗伯特,很高兴见到你!”史密斯热情地说,“送来的是什么病人?”

“42岁的黑人妇女,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她在家里起初咳个不停,唾沫呈淡红色。”他停顿下来,看了看手表,“她儿子说现在的状况是在26分钟前出现的,当然究竟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状况她儿子也说不出一个准确的时间来。昏迷的时间可能有30到40分钟,我们用上了含量100%的氧气袋,而她仍没睁开眼睛。她患上了一种还未曾被人们所认识的上呼吸道感染和咳嗽



病,患病时间有一个星期了。”

“有什么过敏吗?”史密斯问。

“据我们了解没有,不过我们还是小心行事。她儿子是个不虔诚的科学信徒,你是否知道我说的意思。”罗伯特边说边把黛尔菲搬到看护床上。

“就放在这儿,我十分明白你的意思。有她的病史吗?”

“没有,说她还没作过静脉注射,该不该信?”

“我们会知道的。”史密斯小心翼翼地说。“你最乐观的推测是什么?”

“他们一直在采用静脉注射。”罗伯特回头看了一眼黛尔菲之后,吐了四个字母:“LAIV”。

“LAIV”就是潜伏性抗免疫力病毒症,这种病人他见得多了,他摇了摇头说:“该死!你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但是不一定是这病。”

罗布说:“最后要讲的是,在救护车上只用了两支阿提万。”

“好,谢谢。”史密斯说,他在罗伯特的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

史密斯开始抢救了,他一看就意识到罗伯特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

史密斯医生戴上一副手套,他把一件长及足踝的防污罩衣披上,把一只一次性面部防护罩戴上后在额头上打了个扣。他穿上特种用途的全套衣装后看上去像名防暴警察,不过他打算再去受一次公开露面的罪。一次次地等待化验结果是他在工作中最不愿意花的时间。

“给这个病人治疗的人全都要戴上手套。”他警告别的工作人员。“乔迪去取插管托盘了,准备吗啡顺带再叫上打输液针的能手。托德在她的另一条手臂上再注射16个单位的剂量,我们把她送到重点护理组去。”

